

我的工厂 我的师傅

■ 方慧

随着秋天的到来,我走进大冶有色这个“家”,已经有11个年头了。感受这11年来“家”中一点一滴的变化,从“家”中的兄弟姐妹身上,我看到了一种精神,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。正是这种精神,让我们的“家”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,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。

这种精神不只属于我,也不只属于“家”中的兄弟姐妹,她还属于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小“家”。想起“家”,我就会想起“家”中的师傅。

初来单位工作时,我什么都不懂,犹如一张白纸。怎么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一幅美丽的蓝图,成了我思考的问题。母亲总是对我说:“孩子,大冶有色就是你的‘家’,在‘家’中要好好做事,不懂的就问师傅,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出色的。”有了妈妈的鼓励,我对自己有了信心,同时,也相信我会在这个“家”里得到很好的锻炼。记得有一次,班长下达工作指令,叫我去加一格酸。师傅曾告诉过我那个加酸的阀

门,可我没有亲自开过。来到加酸阀门处,直接戴上手套就去开。我使出全身的力气,也没能打开那个阀门。阀门边放着一根铁棍,我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与我一个班的师傅在巡检时看到我在加酸阀门那一直呆着,估摸着肯定有啥事,就走过来说问我:“小方,你在这做什么事撒?”我胆怯地说:“班长叫我加酸,我打不开这个阀门,怎么加啊?”“你用这根铁棍撬一下就撬开了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根铁棍还有这作用啊,我还琢磨着把它丢掉呢。拿起铁棍,我又纳闷了,到底该怎么扳啊?我不知道怎么动手。师傅蹲下来,拿过我手中的铁棍,找准最佳的着力点插进去,轻轻一扳,管道的出液口就冒出浓浓的酸雾。我赶紧去看酸罐的浮标,待快加到一格时,再回到加酸阀门处,在师傅的指导和监督下,把铁棍插进阀门里,按师傅手指的方向用力一扳,还真扳动了,阀门回到原位,那浓浓的酸雾也渐渐散去。这时,师傅又教我:“你使用这个铁棍的时候要注

意方向、角度和力度,如果使用不当,你可能会很费劲,那样的话这个铁棍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。”她还用铁棍演示给我看,要我体验怎么选择方向和角度,只是不能打开那阀门。直到我将那个动作做得非常标准了,她才去巡检其他地方。我回到值班室,想着师傅说的话,突然发现,在这个“家”里真好,师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教给徒弟,既学到了知识又增进了师徒感情,“家”的凝聚力在无形中增强了。

在这个“家”里,工作上师傅们指导的对象,生活上我成了师傅们关心对象。刚上班那会,师傅们看我长得又黑又瘦,一阵风就能吹倒,自然而然我成了“家”中被关心的对象了。我吃不惯食堂的糙米饭,每天带饭菜在岗位上热着吃,粗茶淡饭我吃得津津有味。师傅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每天上班光吃这些怎么扛得住,于是她就多了一个心眼,如果她带饭菜就带两份,其中一份给我吃。我刚开始不愿吃她带的菜,师傅就跟我急:“我带

份菜给你,是想让你吃好吃饱点,不要一阵风就能吹倒,身体好了才能干好工作。你不吃,就别叫我师傅。”迫于“压力”,我接受了师傅对我的那份特别的关心。有时,师傅约上其他岗位的同事,带我到食堂,炒上几个菜,改善一下伙食。我一直从内心感谢师傅对我的关爱,但我却从来没有把“谢谢”说出口。师傅在几年前调换了岗位,但她始终没忘记我这个不说“谢谢”的徒弟,在路上碰到我还是会很关心地问起我目前的工作。在这里,我想对师傅说:“师傅,谢谢你当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,我的成长有你的功劳。你,永远是我尊敬的师傅。”不管师傅是否能看到这段文字,我相信,在这个“家”里,师傅明白徒弟的这份感激之情,师徒的心是紧紧相连的。

在这个“家”里,还有许许多多的师徒,他们重演着我昨日的故事,我希望我们共同的“家”明天更美好。

邂逅月亮湾

■ 陈芳

八月底的一个周末,我和同事自驾到黄石河口镇游玩。我们原本要“采莲长江南,探访河口水”的,结果因故改变了行程。

车在长江堤上奔驰,忽见远处一桥飞架于一小河之上,旁边河面上一巨大的网呈“铁锅”状横亘河面,“锅”底似有一男人在“舞蹈”。出于好奇,我们停车隔河观看。

这一看,才发现这里还是一处极好的江南水景。河滩处,草地如绿色的地毯,三五成群的牛儿,很是悠闲地在草地上结伴而行。牛儿后面,几只白鹭形影不离,调皮一点儿的白鹭跳到牛背上舞蹈一番,秀一把优美的舞姿。河岸边,排排扬柳在微风中摇曳。河水一弯如镜,平静得如一片月华的落叶,坠入清水前的那刻飘逸、轻盈。这里仿佛是一处清静世外桃源,令人陶醉而流连忘返……

因为远,看不清“锅”下的男人在干什么,我们下到河滩上,走近一些观看。原来,那个男人是一位老伯,他正在“锅”底捕鱼。呀,这方法太有创意了,竹排、渔歌、蓑衣、撒网,在这里全然不见。

只见渔船破浪迎夕阳,鱼儿装满竹篓筐,远远望见小村庄,欢声笑语耳边响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。隔着河水向老伯喊话,问这里叫什么地名,老伯说叫“月亮湾”。啊!好诗意的地名。

河对岸,只有一处低矮的小棚,再无其他房屋。老伯在“锅”底忙碌着,三两个女人在河岸上守望。

此时,我想起一首歌词,大意是“天上个月亮湾,地上个月亮湾;月亮船在月亮湾,月亮湾的月光金灿灿……月亮湾的女人如花颜,日日夜夜操劳在月亮湾……”

也许很久很久以前,这里曾是一个古老宁静的村庄,人们祖祖辈辈都在辛勤地劳作,生活得平淡从容;也许村里有一个跟翠花一样天真质朴的姑娘,像这湾河水一样温柔美丽;也许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……于是,无怨无悔、至死不渝等感天动地的词闪现于我的脑海。

也许他们不用整天担心飞涨的房价,不用焦虑孩子的教育,更不用害怕失业漂泊;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电脑、手机,根本就听说石油、股票;也许他们心中只有这片世代哺育他们的土地,这片土地承载了他们所有的梦想、所有的信仰,也许……谁知道呢?

正胡思乱想时,那张大网和那网中男人都不见了。原来,这张大网由分布于河两岸的四个大铁架支起,大网周边的网绳由钢索制成,钢索放松,网沉入水底,就看不见了。有不走运的鱼儿游入网内,捕鱼人先划小船到网中心,钢索收紧,则网上露出水面,形成“锅”状,被网住的鱼儿沿“锅”面滚入网中心的“锅”底,捕鱼人就在哪儿等着,一条一条地收入船中。捕鱼就这么简单。每次收网时,只见网中银光闪闪,鱼儿在里面欢蹦乱跳。

这些鱼儿在水中生活得自由自在,就因为一时误入歧途,因此葬送了性命。也许这些鱼儿是想借网出水,看看水面以外的世界,哪知道这要以生命为代价呢!

我们穿过一条泥泞的小路来到低矮的小棚,并没看到我想象中的美丽渔家女。只见一上了年纪的婆婆在操作一台小电动卷扬机,操控着放网、收网。这位婆婆和那位捕鱼的老伯对我们很亲切,招呼我们坐在门前的石板上。不时有三三两两的人前来买鱼。因为是野生鱼,有人要得多,一时没有,还预交了定金。

老伯告诉我们,20年来,他们就生活在这条河上,以水为生。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继承他们的捕鱼营生,全都去了城里。问他们为什么不子女那里共享天伦,他们倒反问我,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吗?

他们以水为生,却一点不像浮萍,不漂浮也不轻浮……一个破旧的小棚,清澈的河水在棚外流淌,面对每天漂泊的河水,权当做眼前过往的浮云,不为所动,也不为所扰,泰然自若,漂而不动。

这不正是我们渴望的生活吗——恬淡,真实,悠然,平静……

致远行的朋友

■ 梅晓艳

悄悄地 你走了
留给世界一个背影
只因为
不忍说再见

请你 请
放慢脚步 倾听
身后追寻的足音
请你 请
回首 再看一眼
来路 记取
回程的方向

请让我们 为你
剪下 灿烂的彩霞
邀来 最美的月圆
点亮 满天的星辰
唤醒 沉睡的花朵
裁下 温柔的春风

请让我们 把
所有的收藏 徐徐展开
在 你回来的路上
含泪 微笑
静待你的归来

火星的见证

■ 晓风

我的名字叫火星,地球与我毗邻。人们说我凶神恶煞,是因为我那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外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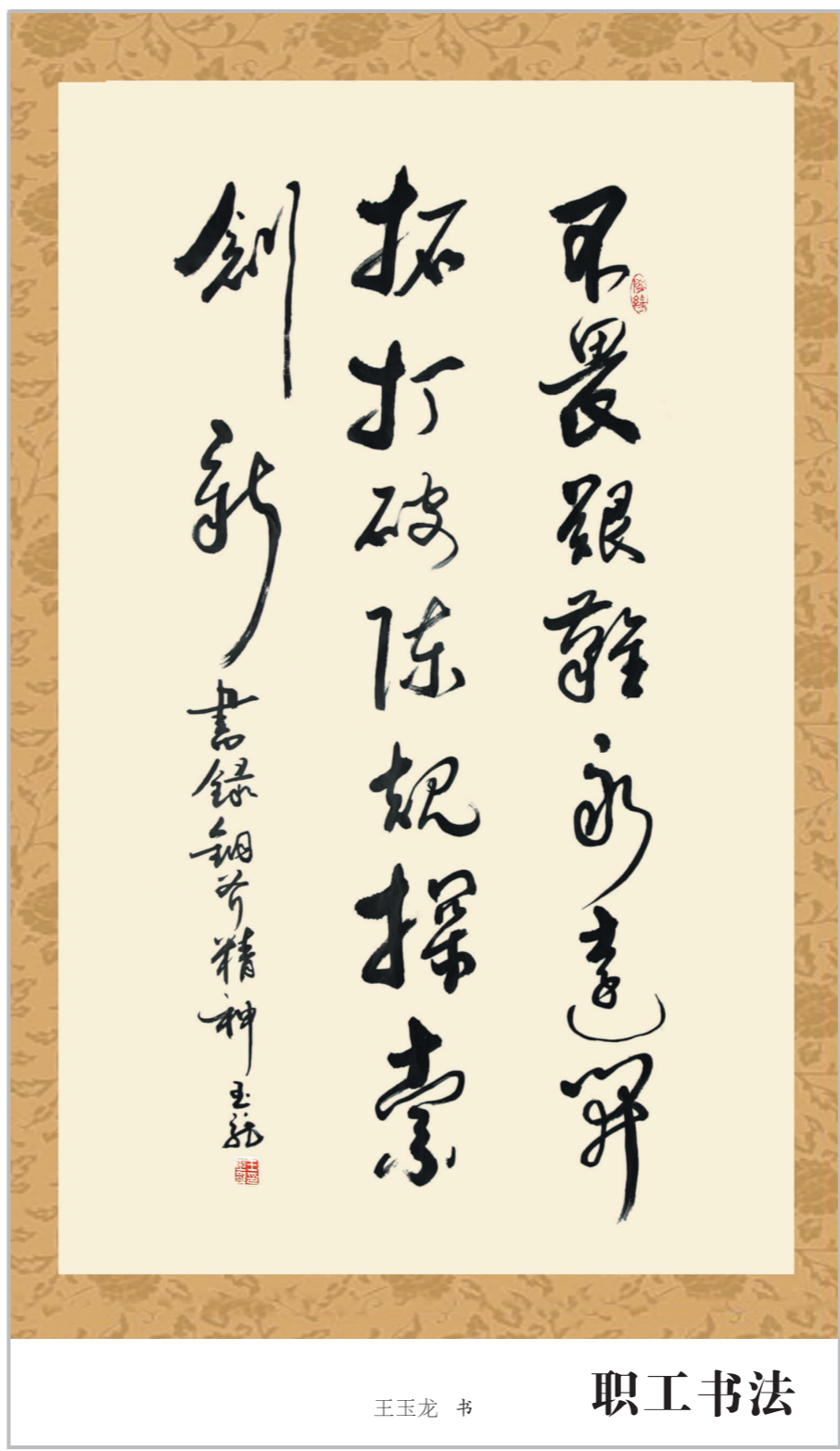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相邻的地球,在我们刚出生之时,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,只是地球稍微重一点。过了好些年,地球上的山峰突然源源不断地喷射出炽热的岩浆和水气,云蒸雨降。就这样过了几万年,雨水沿着沟壑流到低洼处,形成了湖泊、形成了江河、形成了海洋。其实我也喷出过水,只因为我的质量小了那么一点点,没有足够的引力抓住这不安分的水分子,让它们逃到茫茫太空中。

水是生命之源,地球是这样一汪汪洋的星球。紫外线、闪电的巨大能量在原始海洋中合成了氨基酸,氨基酸缩合为蛋白质。马克思曾说过:生命是蛋白质的一种存在形式。生命出现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,经历了多年不断的演化,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变成多细胞。植物向陆地进军,一片一片的绿色覆盖了大地。在如此和谐的环境中,智慧生

物——人类很自然地产生了。地球洋洋自得,而语气中不乏谦虚地对我说:“老弟呀,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和我难分伯仲,欣欣向荣的星球,可惜你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,注定只能是一颗平庸的行星。”

正当他老兄为自己是一颗非凡的星球而沾沾自喜时,它的人类却在用自己的智慧干蠢事。他们摧毁了一座又一座森林,灭绝了一种又一种生物。他们还自相残杀,冷兵器、热兵器、核子武器、生化武器,无所不用其极。臭氧层千疮百孔,河流五颜六色、藏污纳垢,沙漠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绿地。地球一下子衰弱了许多。

幸运的是人类幡然悔悟,开动全力救治地救。虽然任务艰巨,但地救还是恢复了青春。人类还说,要把我改造成地球那样的宇宙绿洲。我自然很高兴,能与地球相邻真是我的福气。不然,我永远只能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行星。



获奖后的第一次班会

■ 张娟

一年前,杨光从接手当班长起就下定决心要搞出点名堂来。一年来他“釜底抽薪”、“排山倒海”、“忍辱负重”,总算在秋后结出几个青涩的果实,瞧!他们班又有新故事。

“瞧,还是厂级的奖状呢!”手捧着刚刚领到的由厂颁发的“质量信得过班组”奖状,矮子老李乐得合不拢嘴。“又不是你一个人的,看你那点出息!”站在一旁的胖子张嫂伸长了脑袋也看不见奖状上的一个字,正想用手去抢。“这个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我们要好好珍惜它!大家找位置坐好,要开会了。”班长杨光从老李手中接过奖状。一阵嘈杂之后,22个座位上座无

虚席。

“咳,我先说一个今天生产中的问题,为什么会出现19块废料,超出我们正常标准,不仅会扰乱整个生产流程,增加工作量,还会影响到全年生产任务的完成。我也不多说了,大家都说说。”“噢!还有我们班获得厂‘质量信得过班组’称号。他淡淡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今天出这么多的废料是有原因的:第一,原材料不达标,本来我是想抢时间,多出点活,哪晓得,胖子昨晚打麻将,没精神,不配合,结果,结果……就成这样了!”刚刚还笑容满面的矮子老李耷拉着脑袋发了言。“也不能全怪他俩,我今天是

现场值班长,也要负责。”刚当选组长的晶晶说:“我没仔细观察原料质量,就按常规安排工作,等老李报告时,已经出了四五块废料。我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,但还是超出班组标准,我要负全部责任。”“不能全怪组长,是我报告不及时。”老李一改以前蛮横的态度结结巴巴地说:“出料时,我当班,我回班组倒了杯水,没想到返回时……”他的头越来越低,双手不停地在腿上搓来搓去。一旁的老王安慰他说:“老李,你也不要太自责,我们要找到问题的关键,找出好的解决方案以此为戒,干出更大的成绩来!”

“说得对,今天不是要开批斗会,大

家能主动找原因承担责任,我很高兴。全厂这么多的班组,我们班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整旗鼓取得这个荣誉,不容易啊!俗话说得好,打江山容易,守江山难,我们不能让自己辛辛苦苦树起的旗帜这么倒下,砸自己招牌。不进则退,拿到这个荣誉,我们每个人都付出太多太多。我们要以这个荣誉为今天的起点,高标准,不断地前行!好了,散会,各组长明天交一份事故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。”

“咔咔”,又是阵嘈杂,一会儿的功夫,排班室里只剩那闪闪的奖状趴在办公桌上发出金灿灿的光芒。(一)



乐章 王念元 摄